

原 创



我爱由我不由天

内容简介

从雏妓到鸨母再成弑父之女，
那么再来一次叛国也无所谓了吧。
但是，不要给了渴求温情的希望，
更不要在希望眼看要实现的时候，
又给她一巴掌让她绝望，她受不了。

她怎么会以为他对她不是真心？
他知道他很坏，所以老天才派她来，
让可以忘情弃爱的他一见便无法自拔，
野心和他他都要，不是鱼和熊掌，
而是站在巅峰的时候，他要身边是她。

就算命中注定的红线并没有相连，
但是既然爱了，便从此由他不由天——

图书在版编目 穴悦限孕雪数据

流星族休闲花园丛书 援 第八辑 轱珠雅编 援—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圆园园猿
陈丹景缘猿员原原圆员原猿

I 援浪 援援II 援朱 援援III 援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援 圆苑援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限孕数据核字 穴悦限孕第 圆苑援特 号

流星族休闲花园 第八辑 雪

主 编 押珠 雅

责任编辑：张红宇

装帧设计：黄 浩

出版发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员园园号

邮政编码：愿猿园园员

印 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愿猿伊员愿 员转源

印 张：员源 字数 猿园园千字

版 次：圆园园猿年 员园月第一版

圆园园猿年 员园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陈丹景缘猿员原原圆员原猿

定 价：允源册雪圆转援元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一经查获，必定追究到底，绝不宽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楔子

站在高岗上，她可以清楚地看到山下逶迤如蛇的车队。在瑟瑟的秋风，飘零的落叶中，入目的白映得天地似乎更为悲凄。

她可以想象得到那是怎样盛大的葬礼——庄严肃穆，唁客如云。别说平日那些有交往有交情的，就是那些本毫无关系的人都会不远千里来祭拜这位号称“邓通再世”的长安首富。然在那满堂唁客中又有谁是真的为他的死而难过的？商场上，论交亦是谈利。便是泪洒灵堂也不过是要做给活人看的。何况多年商场争斗，他冷血的作风、无情的手段得罪了的人不计其数，便是因他家破人亡的也大有人在。单是眼下那些护送灵柩进入杜家祖坟的家眷当中只怕就有笑翻了肚皮的人呢！

瞧，除去这样一个让人厌恶招人恨的老怪物——真是她的功德呢！

遥望那片惨白中刺眼的红，她微抬手，水红的袖色入目。不可抑制的，她终于爆笑出声。她捧着腹弯下腰，但那毫无半点欢愉之意，凄厉得近乎可怖的笑声却越来越低沉。

他这一生还真是失败，死了竟连个为他披麻戴孝的人都没有。那个男人，被两个最亲近的人痛恨，便是死亡亦无法得到宽恕。

恨一个人究竟可以恨到多深，恨到多久？是不是所恨的那个人死了，那深植入骨的恨就会消失？是谁对她说过恨一个人只会让自己痛得更深，伤得更重……她真的记得，却为什么竟无法做到不怨不恨？

杜威海 原原那个她该称之为父的男人呵！从她在“怡春楼”第一眼见到他起就未曾停止过仇恨。而在杜家的每一天，她就这样怀着仇恨，如晦暗角落的幽灵冷眼旁观着他的日渐衰竭。有时候，她真的很难相信那个寂寞、虚弱的老人就是那个在风雪之夜将母亲赶出家门的冷血负心人。或许，一切不过是一场她自以为是的闹剧 原原她根本就是恨错了人！就连和他一样痛恨着自己祖父的杜白石也是如此，恨错了人报错了仇……

可是，事实就是事实 原原不会因任何人的愿望而有任何的改变。即使杜威海极力想要做出补偿也无法消除她对他的恨。

第一次打开纸包抖落细不可寻的粉末时，她的手是颤抖的……但第二次，第三次……她怎么可以做得那般轻松？好像她放在汤中、药里的不过是普通的调味料而不是可以致人于死地的慢性毒药……

她仰起脸，犹自痴痴地笑，茫然的大眼空洞无神。事实证明她的骨血里的确流淌着他的残忍无情。

她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呵？居然亲手弑杀生父——仇恨蒙蔽了她的心神，让她亦变成了无心无肝的畜生。

即使是现在，她也没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便是这滑落的泪大半也是为了她自己而非伤心他的死呀。原来，她的心已经这样的狠，便是杀了那害了母亲与她一生的男人也无法让她的心柔软半分温暖半分。

她摊开手，白皙的指透着淡淡的粉晕。这样一双温润如玉滑似珠的手，竟看不出沾了半点的血腥呢！她想。但洗了几百遍仍是觉得腥觉得脏！白嫩的手蹭在砂石上，割伤了、划破了、蹭破了皮流了血，她却似毫无所觉。好脏——

这样肮脏，这样丑陋，连她自己都觉得好恶心。她瞬了下眼，泪水滴在掌心，混了血坠在地上，像从心尖滴下……

好痛——

原来像她这样恶毒的女人也会心痛的！她萎靡在地，只觉得好笑。

坡下的车队渐远，变作她眼中一片模糊的白。

她慢慢地坐正了身子，慢慢地理顺了发髻，慢慢地拂去衣上灰尘，好似名冠京华的艳妓舞姬临出场时对镜理妆。她带着笑，优雅而谨细，然后慢慢地抽出暗藏袖中的匕首——

生命对她而言，已别无所恋……

她缓缓合上眼，泪水滑过脸颊……

疼痛骤袭上腕，手中匕首“铛”落地。她猛然睁

眼，一道艳红晃入眼中。这是一个穿着红衣的男人。虽然红衣穿在身上也不难看，却仍显突兀而好笑。但她笑不出来，她只茫然若有所思地低语：“何苦救我——”

杜白石冷冷地看她，深沉阴郁的目光如鹰似隼。“你当初活下来并非为了仇恨，难道如今倒要为了仇恨而死吗？”

一句话入耳，她如受电击，蓦地抬头，眼中跃然跳动灼灼火焰。

“活下去！不论生活多艰难、多痛苦，都要活下去——请你连同娘的那一分一起活下去……”

怎能忘记？！

1 前尘

那是一个传了很久很久的故事。而故事就发生在那一年洛阳的冬天：

那一年，雪特别的大……

北风呼啸着卷起鹅毛般的雪片扑天盖地地袭来。这样寒冷的冬，这样凄凉的黄昏，街上几乎见不到什么人。或许冒雪而行的人只是那些为生活四处奔波的穷人和那些无家可归的可怜人吧。

当风肆虐而过，街尾角落覆着薄雪的身躯里蠕动了下，微抬了头，女人冻得紫青的脸上带着悲怆与苍凉。那种深深的倦不止是因为身体的缘故，更来自心灵。

“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如魔鬼的低语驱不去的恶念与绝望。怀中轻微的蠕动让她低下头。看着不时抽泣的婴孩。不禁暗忖：“这样的小东西，又瘦又丑连哭声都像只快死的猫儿。也难怪讨不到那人的欢心了。若自己生的是个又白又胖，哭声洪亮的男娃，也不会落到今日这种地步了吧？”

“如果没有她就好了——”一闪而过的念头让她打了个冷战。冰凉透着冻紫的手指轻轻划过女婴紧闭的眼，半垂的眉……“这样一张连皱褶都未展开的小脸，或许有一天也会变成美丽的吧？”冰凉的手移到柔软的颈。她的眸闪烁不定，燃了疯狂的红焰。不知不觉中，她的手用力、用力……

不知是否因为窒息的痛苦？女婴发出了一声啼哭。虽低微短促却似一支利箭刺入她混沌的意识唤回心底残存的母爱。她惶然收手，不单只是受惊更加骇怕得要死。“天！我做了什么……”她低喃着，紧紧拥住轻咳的女婴。口中急促地呐呐不止：“对不起，对不起，娘吓到你了——是娘不好，娘好坏……”泪水一滴滴滴落在手背，转瞬成冰……她用残存的体温温暖着怀中幼小的生命。人性中最深最真的母爱激发了她从未有过的求生意志。她挣扎着起身，用衣服紧紧裹住女

儿，踉跄在风雪之中……

直到她再也走不动、动不了……

倒在精巧的楼坊前，她的脸粘满了雪片冰茬。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只能发出沙哑的呻吟：“救——救命！谁来救救我的女儿……”老天！她宁愿马上死去——只要能保她的女儿活命！在她晕死过去之前，这是她惟一的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或许只是片刻，当她醒来，便看见一盏灯，一盏于风雪中昏暗将至的暮色中为她带来光明与希望的灯。温暖的灯光后隐隐约约露出一张美丽的脸——这样美丽的人一定有副好心肠吧！

她勉强抬起头，牵出哀恳近乎苦涩的笑。“求您——救救我的女儿……”

“可怜——”在她扑在雪上再度昏迷之前，听到那声叹息，婉约得似一支歌儿的尾音——许多年之后，她仍清楚地记得……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然后呢？”故事讲到这儿，照例是有人问的，娇丽半掩了口，脸上溢着妩媚的笑，眼中却难掩一丝厌意。“然后，当然是咱们杏姨慈悲为怀收留了那对挣扎于生死边缘的苦命母女并一直赡养至今了……”数年里，说了不下数百次，纵是听者常常变，内容常加新，但她也是会烦会厌的嘛！

“果然吧！我早就说杏姨是菩萨转世救苦救难了

.....”

专救他们这种色迷心窍的败家子！娇丽牵了牵嘴角，瞥见远处盈盈而过的段红杏。忙又道：“可不是吗！这洛阳城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咱们‘怡春楼’的红杏姨是最最温柔最最善良最最大度最最无私最最——”说得好累！目光一转，她一甩罗帕，帕稍打在一直沉默不语的男子眼角，看他“哎呀”一声，她只娇笑：“我说娇棠，金公子啊，你们有没有看到这儿有那么一只傻傻地分不出美丑的呆雁呢！”

金耀祖一怔，然后大笑出声，起身推了推犹自发怔的同伴。“我说苏兄苏兄呵！你捧书常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怎地今儿面前真坐了一位颜如玉反倒傻傻地不开窍呢？！”

被他一推，苏伯玉乍然回神。回头看了他一眼，慢慢收敛了心神。腻人的脂香让他轻皱眉头，暗悔不该因一时好奇而进了这号称“洛阳第一”的“怡春楼”。触目皆是庸脂俗粉，让人失望得紧。

他怔怔地瞧着面前以厚粉浓脂掩去本来面目的俗艳女子口沫横飞。下意识地再扭头去看门口，乍撞上媚笑如丝，流转似水的眼波，不禁慌忙回头。心上却恍惚泛上一抹空虚。就连他自己都不知为何竟是掂念着刚才的惊鸿一瞥。

记得那女孩有着纤瘦的腰身，苍白的面颊，而那种悲凄的神情更是与这“怡春楼”格格不入。

他淡淡地牵了下嘴角。

不知多年之后，那女孩是否也会敷了脂粉，一脸的媚笑。用无暇的青春美丽去换取闪闪的金钱与珠宝呢？

.....

顿住脚步，段红杏皱起了眉。风韵犹存的脸上流露淡淡的厌意。以香帕掩鼻，她小心翼翼地提起裙摆。

春雪方融，未铺青石的地上满是泥泞。低头看绣鞋上一点污迹浊了比翼蝶的一双翅，她越发地不自在。待推门而入见了寒儿苍白脸上那抹淡淡的嘲弄，更是不由怒从心起。

——这死丫头！明知她爱干净，却偏不清扫院中积雪，任它化作泥泞污她绣鞋。真是该打！

双眼冒火，她却偏能堆起满脸的笑。“寒儿，你考虑得如何？”

寒儿倚在窗前，半侧了身。眸中带着讥讪的笑意。“杏姨容得寒儿考虑吗？”

段红杏一笑，待坐下却见桌残椅破且布满了灰尘。耸了耸鼻，她慢条斯理地道：“不是杏姨狠心，而是你娘的病容不得你做选择.....”目光闪烁，她再道：“若你舍得下、能不顾你娘的生死，那杏姨也不必白费心思为你娘俩儿着想了。”

“这么说——杏姨你倒是在成全寒儿的一片孝心了！？”唇角上扬，寒儿直直地盯着她。“这洛阳城中，怕只有杏姨一个人能把‘逼良为娼’的话说得这么动听、这么感人了。”

微泛怒意，段红杏硬是压下怒气。只笑道：“寒儿，你也知道你娘的病是不能再拖了。而咱们‘怡春楼’的生意也不是很好……”

“所以不能请大夫为我娘看病，更不能抓药医治，甚至不能多吃些食物进补……”她愤愤看她，终是年轻气盛学不来虚伪以对。“杏姨，您对我们母女还真是慷慨呵！”

什么慈悲心肠、救苦救难？！洛阳城人人称道的善行也不过是个大大的谎言。

没错，段红杏是于风雪中救了她们母女。但所为何来？她真是瞧不出段红杏浑身上下哪儿写了个“善”字。救下孤苦无依的母女，然后以威逼利诱的手段逼那年轻的母亲出卖肉体与灵魂。“这是惟一使你女儿衣食不愁，快乐无忧的办法……”

她还真是善良！简直堪称“天下第一善”。她果真是衣食不愁，虽然吃的是残羹剩饭，穿的是蓝缕布衣，但这并不妨碍她的成长。她活了下来，从一个小猫一样连哭都哭不出的婴儿长成了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美少女。而她的母亲却已由一个风韵绰约的少妇变成一病秧秧的妇人。那日渐黯淡的笑在暮色深沉中是那樣的令人悲哀。

她真该感谢“善人”在母亲病弱无法为其创造财富时仍未狠心地将她母女扫地出门。只不过温和地请人帮她们从装饰华丽的房间搬到后院冷寂荒凉的柴房以便母亲能更好的静养。甚至还如此大方善解人意地

给了她这样一个尽孝心的好机会。她真该为此仰天大笑或是跪伏在地叩谢大恩……呵！她的大恩人！

瞥她一眼，段红杏也不着恼。只悠悠笑道：“你放心，杏姨是不会勉强你的，你尽管慢慢地想慢慢地磨好了……”她真的是不急，那痨病鬼死了对她只有好处。

眼睛喷着火，寒儿无法掩饰怒意。瞪了好一会儿，她猛地一甩头。“还麻烦杏姨知会厨房，我娘晚上要吃人参炖鸡。”

“好啊！没问题。”段红杏微笑，“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儿，你可看过娘亏待过哪个女儿了？”

是绝不亏待任何一个还能为她赚钱的人。避开段红杏伸过来的手，寒儿只冷冷地看她。“我想从今夜起，我娘可以睡得舒服点儿了……”

“当然。”半僵的手拂过油亮沁香的发鬓。段红杏柔和的目光却是不容抵抗的严厉。“只要明晚清倌人‘红纱’姑娘肯见客，那什么事都好商量。”

——红纱？！

她抬头相望，只冷哼出声。改了名字也好，她才不要那些色迷心窍的臭男人来唤母亲用生命而起的名字。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翌夜。

春来春来——因着那些可人的娇眼媚笑，这初春

的寒意已随香风消散无踪。

令人醉——在这众香国中又有几个男人能保持那份清醒？

苏伯玉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鬼使神差似的又来了这令他生厌的地方。或许潜意识里他仍是想见那少女吧。

苦笑着，他起身拒绝了身边艳女的挽留，又在门前摆脱了热情如火的纠缠。沿着曲折的回廊，将种种诱人绮思的欢声媚笑通通抛在身后。

没想到“怡春楼”也会有这样寂静的地方。没有亮如白昼的灯火，也没有乱人心的丝竹笑语。在这幽暗的角落，终可以重见繁星。

他半合了眼，牵出抹笑。正自沉醉中却耳尖地捕捉到一声模糊的哭泣。他蓦然回首，终于发现窝在墙角抱肩而泣的小人儿。“你——”他走近了几步，还道是哪个受气的小丫头。不想少女猛地抬头，一双美丽的眼眸闪烁着火样的悲怒与愤恨。

他跌撞了下，几乎站不稳身。乍然撞入她比星月还亮还美的眼中，他有一种燃烧的感觉。仿佛一截枯了一夏，经了一冬的死木在这春寒的夜中溅上几点火星便熊熊燃起，一发不可收拾。他退了一步，回过神才发现她竟是昨夜匆匆一瞥的少女。想不到那纤瘦的身子，苍白的脸竟隐藏着火一样的强悍。只瞬间，便燃起他所有的热情，掳获他心。

少女冷冷瞥他，毫不掩饰轻蔑与厌恶之情。这样的冷遇却只让他温然而笑。这世道，还有多少人不懂

虚饰，不掩真实的情绪呢？看少女起身一步步后退。他急叫：“姑娘留步——”

少女顿了一下却不停步。“请教姑娘芳名。”他是真的只想知道她的名字而毫无半丝轻薄之意。但少女翩然而去似落花无声，悄悄融入暗夜……

是无缘的邂逅？苏伯玉只能苦笑。独行许久，方自回到厅中。明亮的琉璃灯盏，映在众人脸上，他却看得模糊，反是那于暗夜中愈显苍白的脸颊竟清晰地浮在眼前，挥之不去。

他茫然若失，随手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一醉解千愁”？！他叹息轻笑，丝竹吵杂中突有一声响亮的锣声。他淡淡皱眉，随众人的目光上望。段红杏立在二楼，半倚栏杆，风情万种。“诸位大人，公子，各位等待多时的惊喜终于来了。有请咱们‘怡春楼’的清倌人红纱姑娘。”

又一个待价而沽的女子！苏伯玉看看身边人兴奋的神情，只觉好笑。

纱幔——七色——重重——低垂。随着一道道纱幔缓缓拉开，人们的心皆如悬高崖。最后一道纱幔，那神秘的绝代艳姬将现于众人眼前。

段红杏果然深谙男人的心理。这位红纱姑娘必会是明早坊间流言的最佳女主角。

苏伯玉笑笑，悠悠抬头，却突然僵立当场。

香花簇拥中，少女徐徐抬头，梦一样的眸子淡淡扫过，就已让人为之迷醉。这是一个美丽的少女，淡

施脂粉的娇容犹带稚气的婉约。然，让他震惊的不是她的美丽，而是——她就是、竟是她呵！隐于夜色中的清丽如今竟也染上庸俗的脂粉。

他无法反应，只呆呆地看着她在段红杏的引领下彩蝶样的翩飞于场中。那甜美的笑在他眼中分明是僵硬的麻木的。

酒，在无意识中一杯接一杯。辛辣的液体席卷着舌，冲刷着咽喉。他已分不清酒的优劣也记不清究竟喝了多少。只觉得脸上越来越烫，连眼睛都火灼样熏着酒的辛辣，好像有些温意。

而那满场飞的花蝴蝶终于飞到他的身边。“苏公子，您可是稀客呀！”段红杏回身拽了拽红纱，满而献媚。“我说女儿呀！这位苏公子可是咱们洛阳城人尽皆知的大才子。也难得苏公子肯赏光，可要多喝几杯。”

红纱依言接过碧玉盏，那张因被灌了几杯酒而泛了桃红的脸上浮上绝丽的笑。“红纱敬公子一杯，还祝公子福祿安康……”

掀了掀眉，他不耐地摇头。“别对我说这个儿，我不爱听。”不想见她虚伪的笑，如此令他的不自在，仿佛他也是那些迫害她的人其中之一。

红纱微怔，笑容僵在脸上，未及掩饰的难堪中夹杂着愤恨。“啊——公子莫怪！这丫头初次见客，招呼不周处还请公子海涵。”

苏伯玉没有说话，看她偷偷拧了红纱一把，不禁扬眉。在她逐退红纱前扯住红纱的手。看清她手背上

的红痕，他温文的脸上隐现怒意。“不必费心，苏某就要她！”

“这——”段红杏赔笑道：“还有许多客人要见礼的，莫如苏公子稍候……”她话未说完，苏伯玉已冷笑一场：“敢情是别的客人比苏某尊贵比苏某富有——是吗？！”耳渲目染，饶是他生性温和随性，也将仗势欺人学得十足十的像。

段红杏面色一变，方赔笑说了两字：“哪里……”

金耀祖已讪笑：“便是杏姨瞧不起咱这铜臭商贾，也不该得罪堂堂郡守之子呀！”

“哎哟！金公子这是怎么说的呢……这来者皆是客，我段红杏敢得罪哪位财神爷呢？”再八面玲珑、长袖善舞。段红杏也只能苦笑：“就是跟天借胆，我也不敢得罪苏、金二位公子呀！”一把将红纱推到苏伯玉怀中，她笑道：“红纱呀！娘的乖女儿，你可得好好替娘向二位公子赔罪，让他们快快消气呀！”

“女儿知道，妈妈放心好了……”虚伪原来是很好学的。不过一日，她不是也可绽出那样虚伪的绝丽吗？眼波流转，染了凤仙花汁泛着幽香的指搭在他的肩上，她爱娇地半靠在他身上。吐气如兰，媚笑如丝。“红纱陪公子喝一杯如何？”醉翁之意岂在酒？！男人何曾贪得那一杯半杯的酒，所图的无非是女人的醉罢了。早知道的！但这已是她无法摆脱的命运。“红纱先干为敬。”举杯，她的笑透着淡淡的哀伤。酒入腹，是苦的泪。她的眼染上朦胧的醉意。

苏伯玉没有说话，只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他的鼻充溢着廉劣的脂香，眼中映着虚伪的笑，面对曾那样令他心动的她，他真的无话好说，只一杯接一杯地陪着她将酒倒入口中，流入腹内……

笑语莺歌在无声的对饮中渐渐消退，隐作遥远的背景。他的眼中只有半醉的她。她喝，他也喝；她笑，他也笑；她哭，他也哭。酒力上涌，仿已陷入忘我之界。第一次，他放肆大笑，纵声大哭，全不顾他人的眼光——直到终醉得无知无觉。

……

这是陌生的床榻，柔软的丝被摩挲着赤裸的肌肤，有点儿痒。淡淡的女儿香自鼻间浮过。入目的是她光洁如玉的背脊。让他的脸刷地红透。昨夜的疯狂放纵在他脑中如走马灯样地转。眼中瞬过温柔、羞愧、气恼……

昨夜，他可是伤了她？抚过她如云的秀发，恋着她的体香与温暖，他沉醉于席卷而来的情潮放任自己许下一个可能很难实现的承诺。“嫁我——我会给你一生一世的幸福！”

如扇的睫毛轻颤，他却没有发觉。只转了头听门外的轻唤。“苏兄，该回去了。”皱了皱眉，回望时却溢出温柔。“等我……”披上衣出去，他只平静地对一脸暧昧的金耀祖道：“走吧。”

脚步渐远，她动了下。一滴泪缓缓滑落。拥被而起，茫然的目光落在被单上的血迹上。